

## 19世纪后期英国现代化与女子高等教育的兴起\*

潘迎华

(浙江教育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2)

[关键词] 女子高等教育; 现代化; 女性主义

[摘要] 19世纪后期英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兴起既是经济、政治、社会现代化的结果,也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它虽然没有造成两性平等的教育权,却使女性进入原由男性垄断的高等教育领域,接受知识教育和技能训练,获取大学学位,在公共领域挑战男性权威。同时,大学教育锻造女性独立自主的个性和团结协作、关爱社会的公共精神,使她们成为争取妇女各种权益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推动了两性关系的变革和妇女的进步与发展,从而促进了社会改革和现代化的深入发展。

[中图分类号] K561.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09)09-0077-06

## Late 19<sup>th</sup> Century English Modernization and the Rise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Women

PAN Ying hua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Education Institute, Hangzhou 310012, Zhejiang, China)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for women; modernization; feminism

**Abstract:** The rise of English higher education for women in the late 19<sup>th</sup> century was not only a result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but also a part of modernization. Women hadn't equal higher educational right with men, but they entered university that had once belonged to males to accept education and skill training, obtained the university degree, challenged to male authority in public. It was because of higher education that women developed independent spirit, the public spirit of unity, cooperation and caring sociality. Women led or took part in fighting for the Women's Rights Movement, accelerating the reform of gender relations and women's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and hence greatly promote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争取女子高等教育权是19世纪英国女权运动的重要目标之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研究的深入,此问题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欧美学者主要从妇女史、妇女教育史、社会史角度进行研究,成果颇多。一些学者研究了英国妇女获得剑桥、牛津等著名高等教育机构教育权的经过、女子学院的教育状况。<sup>1</sup>也有学者讨论英国女子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地位及影响。玛莎·维赛纽斯在《独立妇女》<sup>2</sup>中讨论了戈尔登等早期女子学院中形成的妇女文化对女性独立的影响。卡洛·戴荷丝在《没有性别歧视》<sup>3</sup>一书中论述了1870~1939年英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英国大学教育中存在两性不平等现象。简·马丁则以几个女性教育家成长经历为例,把妇女获得公共领域教育权放在综合文化和社会关系这一新视野中,探讨女性的理想与个人经历的关系。<sup>4</sup>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本文试图在现代化的背景下研

究19世纪英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兴起及其对妇女独立与解放、进步与发展的影响。

\*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7cGls009YBM。

<sup>1</sup> 彼卡·麦克威廉姆斯·特伯格:《妇女在剑桥》(Pica McWilliams Tullberg, *Women at Cambridg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维拉·布里坦尼:《妇女在牛津》(Vera Brittain, *Women at Oxford*),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0年版。

<sup>2</sup> 玛莎·维赛纽斯:《独立妇女》(Martha Vicinus, *Independent Women*),伦敦:维雷哥出版社1985年版。

<sup>3</sup> 卡洛·戴荷斯:《没有性别歧视?》(Carol Dyhouse, *No distinction of Sex? Women in British Universities 1870~1939*),伦敦:伦敦大学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

<sup>4</sup> 卡洛·戴荷丝:《维多利亚后期爱德华时期英国女孩成长》(Carol Dyhouse, *Girls Growing up in lat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England*),伦敦:劳德里奇出版公司1981年版;简·马丁、吉西·戈特曼:《妇女和教育(1800~1980)》(Jane Martin and Joyce Goodman, *Women and education 1800~1980*),纽约:帕格莱夫·麦克米伦出版公司2004年版。

## 一 现代化推动下的英国女子高等教育

从19世纪中期女子学院的建立,到男女混合教育、女子获得大学学位,英国女子高等教育经历了缓慢的发展过程。

1848年F. D. 曼利斯和贝纳芙伦特创建的女王学院,是近代英国第一座女子学院。该学院的目的是对学生进行全面扎实的文化知识教育和教师基本技能训练,让她们更好地担当教师职责,获取更高薪水。第二年,伊丽莎白·里德创建了贝德福德学院,其主要目的是为女学生进入别的学院、甚至是参加伦敦大学的考试做准备。虽然两所学院只是女性职业培训机构,但大学教授进入这些学院的讲坛,不仅带来了大学的学习氛围,而且建立起了女子教育与大学的联系。

1865年剑桥大学向女性开放地方考试资格,首先打开了女子进入高等教育的通道。1869年埃米利·戴维斯等人为了帮助女生应对剑桥的考试,在希钦租房,开办了女子班。1872年该校迁往戈尔登,正式命名为戈尔登女子学院。1874年,教育改革家亨利·赛特沃克建立了纽汉姆女子学院。到1870年代末,这两所学院逐渐拥有自己的导师、职员、学院管理制度和独立的经济来源,成为附属于剑桥大学的女子学院。从建立至1893年夏,戈尔登培养学生467名,纽汉姆达720人。<sup>1</sup>紧接着,牛津大学先后建立了玛格利特学院(1878年)、塞默维尔学院(1879年)、圣休斯学院(1886年)、圣西尔学院(1893年),作为其附属的女子教育机构。医学领域一直是女性的禁区。1869年,索菲亚·杰克斯-布莱克等5位女生冲破阻力,通过入学考试,首次获得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听课资格。1874年英国第一所专收女生的医学院——伦敦女子医学院成立,妇女开始进入原由男性垄断的医学领域。1878年伦敦大学大部分班级向女生开放,成为英国第一所男女混合教育的大学。至19世纪末,大部分大学都允许女生入学。据“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统计,1900年女生占英国大学生总数的16%。<sup>2</sup>

大学学位一直是男性的特权,在女权主义者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1878年伦敦大学最早授予妇女学位(医学学位除外)。到1895年,不列颠-爱尔兰12所大学授予妇女学位。1897年,戈尔登、纽汉姆等各类女子学院约784人获学士

学位。”

同时,牛津、剑桥等大学建立全日制二级培训学院,为女性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1900年,全英有21所大学建立二级培训学院。19世纪末英国许多大学的全日制二级培训学院已经发展成“女生系”。1899~1914年在曼彻斯特有1/3、有时1/2的全日制培训学院的学生是女生。<sup>3</sup>

此外,1860年代末期以后,在“北英格兰促进女子高等教育协会”等女权主义组织推动下,各大学向妇女开放讲座,延伸大学教育,其内容涉及各学科。尽管讲座不是系统、全日制的大学教育,但大量的中产阶级女性通过这种途径涉足高等教育领域,提高了文化水平。

19世纪后期女子高等教育的兴起是英国现代化的结果。

首先,19世纪现代化促进英国各类教育的发展,为女子高等教育的兴起打下基础。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对劳动者的技能、文化知识要求更高,政府、企业管理部门需要更多具有文化知识、专业技能的人员从事各项工作,尤其是文官制度改革规定了通过考试量才录用,根据业绩晋升的原则,明确了政府工作人员的文化标准,这需要教育为社会输送具有更高文化知识的人才。同时,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一系列社会道德问题和各种社会矛盾。学校教育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化工具之一,必然承担重建社会伦理规范,解决社会问题的责任。一些有识之士、统治者、教会都把发展教育作为当务之急。当代历史学家琼·贝莉米说:“教育在维多利亚时期变成万能之策,无论是站在政治还是哲学讲坛上,人们都认为教育应该得到发展。”<sup>4</sup>

在多种因素刺激下,19世纪后期英国从初等、中等、职业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sup>1</sup> 菲力帕·里维:《维多利亚时期英格兰女性主义者的生活》(Phlipa Levine, *Feminist Lives in Victorian England*),牛津:巴兹尔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

<sup>2</sup> 卡洛·戴荷斯:《没有性别歧视?》,第17、20页。

<sup>3</sup> 玛莎·维赛纽斯:《独立妇女》,第127页。

<sup>4</sup> 简·贝莱米:《安妮·劳伦斯和吉利·帕莉:妇女、学术研究和批评》(Joan Bellamy, *Anne Laurence and Gill Perry. Women, Scholarship and Criticism*),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2000年版,第96页。

初等教育。19世纪末,英国有2500所公立学校,在校学生190万人,还有民办学校在校生120万人,基本上普及了初等义务教育。

中等教育、成人职业教育。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5710名女生,55239名男生在机械学院注册上学。1882年有909206人接受艺术学院教育。<sup>1</sup>1851年有不少于1545所夜校,拥有27829名男生、11954名女生,1901年约有546405夜校学生。<sup>2</sup>

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机构在谢菲尔德、伯明翰、曼彻斯特等新兴工业城市建立起来,大学生人数迅速增长。据“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不完全统计,1900~1901年全日制在校大学生人数达16351人。”

从初等到高等教育的发展对女子高等教育的兴起产生积极影响。

(1)扩大了普通人受教育的机会。社会各界激进主义者、女权主义者都把平等的教育权作为促进两性共同发展和进步的必要手段。1864年政府组织的“汤顿委员会”首次把女子教育列入调查范围。1869年议会通过《捐款学校法》,规定女子学校与男校一样有权得到捐赠款的资助,并明确指出女子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教育权。1870年教育法规定5~10岁的孩子必须接受基础教育,1899年强制教育的年龄延迟到12岁。<sup>3</sup>这些政府立法承认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两性平等的教育权,促进了“全日制公立女子学校协会”等女子教育机构的产生和发展。

(2)教师需求量迅速增长,促进了女子高等教育机构产生。据1851年统计,英格兰、威尔士71%的教师是女性。1901年,男女教师分别是58675人和171670人。<sup>4</sup>教师作为一种职业需要考试和培训,女教师人数的增长刺激了女王学院、贝尔福德女子学院等培训女教师教育机构和大学二级学院的产生。这些学院不仅提高了女子教育水平,而且建立了女子教育与大学的联系,并为女子高等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教学和管理经验。

(3)大学从特权阶层逐渐向大众开放,超越等级和宗教界限,把各阶层融合在一起,不仅成为新型人才培养基地,而且促进教育平等观念的发展,为女子高等教育的兴起打下基础。

其次,现代化改变了妇女的生存状态,促进了女性意识觉醒,推动了女子高等教育的兴起。

一方面,现代化引起社会转型,男性面临更大的社会竞争压力,他们希望妇女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扮演好贤妻良母角色,“像好邻居、好教师、好作家一样引导人们”<sup>5</sup>。另一方面,在男性结婚年龄推迟、海外移民等因素影响下,英国出现了大量的“过剩妇女”。据统计,1851~1871年,英国“过剩女子”从72500人增加到125200人。<sup>6</sup>中产阶级女性的婚姻机会更少。当代学者斯蒂文·罗杰斯说,19世纪“资产阶级的男性推迟了结婚年龄,而许多资产阶级的女性终身未婚”<sup>7</sup>。婚姻机会的减少与当时妇女的家庭角色定位相矛盾,它意味着大量中产阶级妇女必须要有独立谋生的能力。同时,经济现代化为妇女提供了较多的家外就业机会,尤其是1870年代后发生的“白领革命”,为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妇女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因此,更多人意识到教育不仅是女子获取婚姻的工具,也是获得体面职位的手段。

更重要的是,在政治民主化改革中,女权主义者从妇女的生存体验出发,理解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对女性的意义。她们运用主流政治文化中自由主义的理论论证人类相同的自然本质决定男女具有平等的理性能力和权利,并且把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平等理论与利他主义的责任、义

<sup>1</sup> W. D. 亨特库克:《英国历史文件(1874~1914)》(W. D. Handcock, *English History Documents 1874~1914*),伦敦:劳德里奇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502页。

<sup>2</sup> 简·帕维斯:《英格兰妇女教育史》(Jane Purvis, *A history of Women's education in England*),费城:开放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3、54、77、120页。

<sup>3</sup> 卡洛·戴荷斯:《没有性别歧视?》,第248页。

<sup>4</sup> 苏茜·斯戴英贝克:《英格兰妇女(1760~1914)》(Susie Steinbach, *Women in England 1760~1914*),纽约:韦登菲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页。

<sup>5</sup> 帕姆拉·荷姆:《维多利亚时期的乡村妇女》(Pamela Horn, *Victorian Countrywomen*),伦敦:巴兹尔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95页。

<sup>6</sup> 罗伯特·B.雪曼克:《英格兰社会性别(1650~1850)》(Robert B. Shoemaker, *Gender in English Society 1650~1850*),纽约:朗文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30页。

<sup>7</sup> 奥兰维·本克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主义与计划生育》(Olive Banks, *Feminism and family Planning in Victorian England*),纽约:斯切肯图书出版公司1974年版,第27页。

<sup>8</sup> 伊丽诺·戈顿·格温妮斯·奈尔:《公共生活》(Eleanor Gordon and Gwyneth Nair, *Public Lif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173页。

务,公民权和职业权联系在一起,强调两性平等互惠、能力互补关系,挑战现存的女性标准,反对领域分离的性别分工模式。女权主义者在1888年的《英国妇女评论》上撰文道:“人类需要男人和女人的大脑和双手联合在一起,共同创造家庭生活和国家。”<sup>1</sup>

女权主义者把争取平等的教育权与政治权、经济权一起作为推翻两性领域分离模式、实现男女平等的三大条件。教育权是取得妇女政治权、经济权的前提,只有拥有教育与培训机会才能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各种能力。她们强调“男人物质上一无所有时,可以依靠知识财富不受饥挨饿,妇女也应该如此”<sup>2</sup>。女权主义理论唤醒了妇女独立、自尊的自我意识,为女子高等教育兴起打下思想理论基础。

在实践上,19世纪中期以来女权主义者组织了“兰汉姆组织”、“北英格兰促进妇女高等教育委员会”等妇女组织,开展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同时努力争取男女平等的教育权。她们积极支持妇女参加牛津、剑桥的考试,组织系列讲座,为妇女的高等教育权进行游说,为女生争取奖学金。19世纪末,“妇女解放联合会”纲领把实现平等的教育权、为妇女自我发展提供机会作为中心任务之一。一些地方教育协会为妇女住宿制大厅建立奖学金,许多个人捐赠的奖学金对男女平等开放。上述女权主义活动为妇女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创造了条件,直接推动了女子高等教育兴起。

## 二 女子高等教育与妇女的自由、独立与发展

尽管19世纪英国女子高等教育与男女平等的教育权还存在很大差距,但女子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为打破传统的两性分工模式,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促进妇女个性自由和解放、进步与发展,为社会向公平、公正的现代化方向发展创造了条件。

首先,高等教育为妇女提供相对自由与协作、个人独立与集体精神相结合的学习、生活环境,有利于培养女性独立、自尊的个性以及与人合作精神,为她们进入公共领域打下基础。

学院的生活凸显自由和独立精神。学生拥有独立的房间,可以按照自己的个性爱好去装饰。戈尔登学生赫勒拉曾这样描述她的生活空间:“我有了自己的书房,并且被告知若我在门上

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除非天塌下来,否则是没有人会打扰我的。我才知道当初在家时我是怎样被连续不断地打扰。”学院拥有丰富的社团生活,女孩子可以暂时逃离家庭的束缚,按自己的意愿交友、学习以及参与社团活动,发挥专长。如利物浦大学女子大厅有《长生鸟》杂志、戏剧创作等园地以及辩论会等活动,让学生展示才华和个性。教育家丽莲·费斯富1900年评论道,学院是女孩子“第一次自由选择的地方,可以不考虑社会地位,双方父母是否认识。她们自己选择朋友,在与别人交往中,她的个性起决定性作用,权利的法则就这样建立起来”<sup>3</sup>。

学院的生活冲破等级界线,处处体现平等协作的集体精神。每一个女子学院通过自己的校歌、习惯、礼仪把学生组织在一起,学生们在平等学习、生活的环境中,形成平等观念和协作精神。纽汉姆的第一任校长安妮·吉米玛·克拉夫认为,纽汉姆学院“让不同职业、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生活在一起,共同接受教育。令人满意的结果是学生之间建立了友谊。”<sup>4</sup>女权主义者安奇斯·曼特兰充分肯定学院的这种集体精神。她说:“学生们在学院的生活经历让她们懂得为什么生活必须要有团体合作,什么是共享利益前提下的责任与义务;懂得什么是相互之间肝胆相照,什么是一人有难,共同分担,无私的个人并非共产主义,它就像一棵树在学院的生活充满活力。”<sup>5</sup>实际上,自由与独立是妇女建立独立人格、步入公共领域的前提,也是妇女立足于现代公共领域的保证。因此,女子学院教育是妇女从私人领域通向公共领域的阶梯。

其次,高等教育培养了妇女的社会责任意识 and 女权主义意识,促进了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

<sup>1</sup> 简·马丁:《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期英格兰的妇女与教育政治》(Jane Martin, *Women, Politics of Schooling in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England*),伦敦:莱斯特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sup>2</sup> 简·贝莱米:《安妮·劳伦斯和吉利·帕妮:妇女、学术研究和批评》,第96页。

<sup>3</sup> 亨利·理查森著,郭洪涛译:《女人的声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sup>4</sup> 卡洛·戴霍斯:《没有性别歧视?》,第91页。

<sup>5</sup> 苏珊·格罗奇·贝尔:《妇女、家庭和自由(1775~1880)》(Susan Groag Bell, *Women, the Family, and Freedom: The Debate in Document, 1775~1880*),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24页。

<sup>6</sup> 玛莎·维赛纽斯:《独立妇女》,第135~136页。

大学是妇女联系社会的桥梁,也是传播女权主义思想的阵地。女权主义者爱米利·福赛特等人通过大学讲坛、大学社团组织传播女权主义思想,引导女性为消除性别歧视、实现男女平等权而努力。

1878年成立的“伦敦大学学院女生辩论社”是最早的女生辩论社团之一,1878~1883年,由妇女选举权运动领袖米利赛特·福赛特担任名誉主席,其讨论的问题包括妇女在学校中的地位、工业社会中的两性关系等妇女问题和社会问题。1880年代伯明翰梅森学院建立“女性社会圈”、爱丁堡建立“女生代表委员会”,这些组织把注意力集中到建立女子学院,要求为女生开放助学金和奖学金等问题。“大学女教师协会”着眼于讨论和解决如何保证女生毕业后有足够的薪水,如何保证女教师在大学中的最大利益等知识女性生存权问题。此外,女生社团还开展慈善和救济等社会工作。1880年代曼彻斯特大学女系的学生联系当地的工厂女孩。伦敦、曼彻斯特等地的一些大学还对学生进行社会工作的培训,使妇女传统的慈善工作通过大学得到更好地发展。

通过上述活动,大学中女性师生联系社会,关注民生和妇女权利,构成大学中独特的妇女文化,在男权制教育沙漠中培养女性自信独立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各大学的女子学院成为女权主义运动中心。在妇女选举权运动中,剑桥和牛津的女子学院师生先后组织了“牛津妇女选举权协会”、“牛津妇女自由联合会”、“妇女参政会全国同盟”牛津支部、“剑桥妇女选举权协会”等组织,积极投入到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中去。1889年,牛津大学公开进行了“要不要给妇女选举权”的辩论,1893~1894年巴斯·约森坚持在牛津签名支持妇女选举权,到1914年牛津妇女选举权协会已拥有450人。<sup>1</sup> 这些组织与活动领导和推动了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发展。同时,在高等教育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她们犹如火种,通过各类学校的讲坛、杂志协会组织、请愿活动等途径培养大批新女性,扩大女权主义影响。

再次,女子高等教育改变了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地位,为彻底改变妇女的屈从地位、完善社会竞争体系创造条件。

女子高等教育的兴起为妇女提供前所未有

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机会。无论大学的女子学院,还是大学的延伸教育,都把女性带入学习、研究文化科学知识的殿堂。在学院中成长起来的女性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表1 1881~1903年牛津大学毕业女生职业状况(%)<sup>o</sup>

时间 \ 类型	修女传教士	教授	护士	高等教育	图书馆、档案等	教育管理	教师	政府或地方政府	福利工作	作家、杂志编辑	秘书和职员	义务工作	商业	不明职业	总数
1881~1883	2	0	2	3	2	2	28	2	0	7	2	18	3	30	60
1891~1893	5	2	2	10	3	3	35	1	3	5	2	8	1	24	174
1901~1903	4	1	1	8	4	1	38	2	1	4	1	9	0	24	251

由表1中牛津女生的职业生涯可知,1880年代至20世纪初,牛津毕业的女生,除了主要从事教师工作以外,还进入政府部门、管理队伍、高等教育领域、研究人员、杂志编辑等原由男性垄断的白领职业,已经显现出妇女拥有更宽广的职业发展空间。结果,19世纪晚期,女性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她们在白领行业的作用日趋加强。据统计,1851~1911年白领女职员占职员比例从2%上升到20%。<sup>2</sup> 1881年英国有25名女医生,1900年200名,1914年达1000人。1900年,女教师占教师总数的73%。<sup>3</sup>

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培养出大量妇女领袖和杰出女性在各个领域挑战男性权威。爱米利·戴维斯等女子高等教育先驱成为19世纪著名的女权主义领袖。在文化教育领域,这些在高等教育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成为女学者、女校长、教育机构的决策者。纽汉姆毕业的琼·艾伦·哈里森曾在伦敦大学和纽汉姆学院从事古人类学、古语的研究,掌握了11门现存的语言、5种已死亡的语言,并使古典学的研究发生革命性变化。简·马丁研究后发现,1870~1914年掌握教育决策权的“伦敦学校委员会”的326名成

<sup>1</sup> M. G. 布罗克、M. C. 克舍斯:《牛津大学的历史》第7卷(M. G. Brock and M. C. Curthoys,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Volume VII),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297页。

<sup>2</sup> 安吉拉·V. 约翰:《不平等的机会》(Angela V. Jahn, *Unequal Opportunities — Women's Employment in England 1800~1918*),牛津:巴希尔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54页。

<sup>3</sup> 苏茜·斯戴英贝克:《英格兰妇女(1760~1914)》,第74页。

员中,有 29 名是女性。其中出生在 1828~ 1849 年的 9 名成员大都是兰罕姆组织和肯色顿女权主义组织的发起者,属于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驱者;出生于 1849~ 1871 年的 8 名成员基本上是纽汉姆、戈尔登等女子学院毕业的学生。<sup>1</sup> 1870~ 1900 年,妇女在各地学校委员会中任职的人数从 3 人增加到 270 人。<sup>2</sup> 19 世纪末,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成为政府部门和企业的管理者和领导者。1895 年在济贫委员会工作的妇女达 800~ 900 人。” 1898 年,有 370 名妇女担任下院登记员,至少有 9 名妇女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税收员,还有许多工厂监督员。<sup>3</sup>

此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工资明显高于其他女性。就知识女性就业较为集中的教师职业而言,1890 年,一般女教师年薪只有 70~ 80 英镑,而有些受过大学教育的教师年薪却在 120~ 220 英镑之间,还有升迁为校长的机会。<sup>4</sup>

结果,在公共领域,通过这些知识女性的努力,妇女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尽管它是微弱的,但她们与其他反性别歧视力量融合在一起,影响国家的立法程序和政府的工作,为妇女在公共领域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成为改变不平等两性关系的重要力量。简·马丁对“伦敦学校委员会”妇女作这样评价:“她们挑战了现存的权力机构,在重构不列颠政治中发挥关键作用。”<sup>5</sup> 在私人领域,这些知识女性拥有较强的经济自立能力,她们可以不依靠男性荫护而独立地生活,婚姻不再是生存的唯一依靠。据统计,早期牛津的女生 70% 不结婚。<sup>6</sup> 那些步入婚姻的知识女性,在家庭领域也享有更多平等权。女校长拉维尼亚的儿子描述他母亲在父亲心中的地位:“在父亲的眼中,母亲都是对的,不管她作为母亲,还是作为受人尊敬的校长。”<sup>7</sup>

因此,到 19 世纪末,英国妇女比她们的前辈获得更多的权益。已婚妇女与单身女子都有权参加地方选举,1892 年,有 50.3 万名妇女有资格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的地方选举中有投票权。<sup>8</sup> 已婚妇女开始拥有财产权、对子女的监护权。妇女权益的实现推动了英国社会向更加民

主、平等的现代化方向迈进。

综上所述,现代化促进了 19 世纪后期英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兴起。尽管这一时期的女子高等教育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上还没有完全超越男主外女主内这一领域分离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女子也没有完全取得与男子平等的高等教育权,但是,女子高等教育的兴起一方面打破了男性垄断高等教育的局面,妇女拥有更好地接受知识教育和技能训练的机会,为她们取得公共领域话语权和独立的人权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大学特有的学习、生活氛围,开阔了妇女的眼界,促使她们关注女性问题和社会问题,形成了独立自主意识、社会意识,丰富和发展了女权主义意识。这些知识女性成为争取妇女各项权益运动的重要力量,开始在公共领域展示才华,代表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冲击着男权主义,从而影响或推动社会改革和社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因此,19 世纪后期英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兴起既是 19 世纪英国现代化的结果,也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又是英国女性解放、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新起点。

收稿日期 2008—11—20

作者潘迎华,浙江教育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池 豫】

<sup>1</sup> 〇 〰 简·马丁:《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期英格兰的妇女与教育政治》,第 50~ 51、26~ 27、27、31 页。

<sup>2</sup> 菲力帕·里维:《维多利亚时期英格兰女性主义者的生活》,第 152 页。

<sup>3</sup> 苏茜·斯戴英贝克:《英格兰妇女(1760~ 1914)》,第 65、182 页。

<sup>4</sup> 卡洛·戴霍斯:《没有性别歧视?》,第 21 页。

<sup>5</sup> 简·路易斯:《劳工和爱情——妇女在家和家庭中经历》(Jane Lewis, *Labour and Love — Women's Experience of Home and Family*),牛津:巴西尔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 1986 年版,第 181 页。

<sup>6</sup> 霍洛特·史密斯:《不列颠妇女选举权运动(1866~ 1928)》(Harold L. Smith, *The British Women's Suffrage Campaign 1866~ 1928*),伦敦:朗文出版公司 1998 年版,第 6 页。